河南上演《盲井》真实版 犯罪团伙骗杀矿工后冒领赔偿金

结识“猎捕”对象,称兄道弟
设下美人计陷阱,让拮据的“猎物”赔钱
提供“活路”,说服“猎物”服药骗钱
“猎物”中计身亡,嫌犯冒充家属索赔

10个月发生三起蹊跷事件。去年12月和今年6月,湖北人盛才军、李全喜、阮家顶和陕西人黄章林等人,在河南鲁山县等地利用配制好的剧毒药物,哄骗矿工井下自愿服用,造成2人病死的假象,然后冒充死者家属,骗取事发煤矿赔偿金12万元。今年9月,他们用同样方法毒死第三名矿工,试图骗取14万元赔偿金时,被识破。截至5日,当地警方先后抓获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,另有3名主要嫌疑人潜逃,警方正在追捕中。

这几乎就是电影《盲井》的真实版。然而,受害人为何愿意配合服药?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冒充死者家属并屡屡得手的呢?

矿工暴死

下井干了没几个小时,陈旭松就嘴唇发紫,双眼圆瞪,口吐白沫

9月13日,河南鲁山县梁洼镇顺发煤矿,一名矿工被发现口吐白沫、四肢抽搐倒在井下。在带班班长黄国民的用工登记上,这名矿工的个人信息是,名叫陈旭松,28岁,湖北十堰郧县人。

按照矿主等人的说法,陈旭松是当天下午两点多,才背着铺盖卷来到矿上的,4点就下井干活了。他的工作是,把采出的煤用车拖到副井附近。突然,两个多小时后,这名矿工就死了。

最先发现陈旭松出事的,是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方忠(化名)。因为知道陈旭松是第一天到矿上上班,方忠还给他示范了两次,随后让他独自干起来。

“我看他一个人干上手了,就自己忙去了,可是一会儿就没动静了。”方忠就去找陈旭松,昏暗的光线下,陈旭松躺倒在地。

方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,马上报告班长黄国民。

矿下,工人们已围到现场,矿灯聚焦照在陈的身上,他蜷曲着身子,抽搐不停。“看他这样,有点像我们老家说的‘羊羔疯’。”有矿工说。

拨开人群,黄国民发现,陈旭松嘴唇发紫,双眼圆瞪,口吐白沫。“赶紧人工呼吸试试。”有工人提议。黄国民试了一会儿,“没用”,大家开始把人往井外运。

出井没多久,陈旭松就没了动静。送到鲁山县人民医院时,医生确认人已死亡,身上没有任何外伤。

黄国民说,陈旭松是前一天才由盛才军介绍到顺发煤矿的。

盛才军,湖北竹山县人,45岁,经常介绍人到各个矿上干活。

“矿上正缺人,看着这娃身体也结实。”黄国民就把陈旭松收下了。两人说好,次日就到矿上开工。“没有想到,才下井干了几个小时,人就没了。”

“家属”索赔

两个自称是死者哥哥和叔叔的人,要矿上给14万赔偿金

陈旭松暴死井下,顺发煤矿立即找到介绍人盛才军,让他通知家属到矿上协商善后事宜。

3天后,两名男子在盛才军的陪同下赶到矿上。一个自称是死者的哥哥陈旭刚,一个说是死者的叔叔陈敬生,也是死者湖北老家的“村长”。两人要矿上给14万的赔偿金。为了证实自己和死者是亲兄弟,陈旭刚出示了村里出具两人是同胞兄弟的证明及父母的委托书,还有两张从湖北十堰到鲁山的火车票。

让黄国民印象深刻的是,在陈旭刚手上还有一张两人合影的照片,“你看看,这是我弟弟跟我的合影。”照片上的陈旭松,身穿一件短袖的花衬衣,右手搭在陈旭刚的左肩上。

家属提出的14万赔偿金,让矿方不满。而矿长王国立还发现,陪同家属的盛才军有些面熟。王国立想起来,2006年12月,盛才军和他弟弟盛才国到矿上打工,盛才国也是突然死在井下,矿上赔了盛才军5.9万元钱。

“他带来的两个工人都这么离奇死在井下,怎么这么巧呢?”王国立事后回忆,他一直捉摸不透,并将此疑问告诉了鲁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程广伟。

死者是谁

警方发现,真的陈旭松在江苏打工,那死去的“陈旭松”是谁呢?

让这个矿老板和当地警方捉摸不透的,还不止这些。

9月17日,程广伟仔细查了查陈旭松的户口,发现户口的照片和死去的“陈旭松”不像同一个人。程广伟觉得事有蹊跷,他带人赶到湖北十堰郧县鲍侠镇陈旭刚的老家,其母黄氏告诉程广伟,自己的小儿子陈旭松在江苏打工,并未听说出事。辨认那张合影照片后,老人发现,站在自己大儿子陈旭刚身边的年轻人,并非陈旭松,老人不认识这个人。

真正的陈旭松活着,那死去的“陈旭松”是谁呢?按照陈敬生事后的供述,死者应该叫盛才国,他并不认识,他自己也是被请来帮助讨钱的。

警方了解的情况是,陈敬生和陈旭刚同村,9月中旬,陈旭刚回家找到陈敬生,要他冒充自己的叔叔,说自己的朋友盛才军有个弟弟叫盛才国,在鲁山一个矿上干活突然病死了,但是其长期不在老家,户口遗漏了,只好对矿上讲,死的是陈旭松,这样才能把赔偿金要回来。陈旭刚向陈敬生允诺,拿到赔偿的钱,给他10%作为报酬。

程广伟立即打电话给刑警二中队中队长郭鲁可,将盛才军、陈旭刚、陈敬生三人控制。

自演骗局

死者原来叫郭能华,和人商量好,在井下吃药昏迷欲骗矿上的赔偿金

在接下来的讯问中,警察发现死者也并非是盛才国,其真名叫郭能华,陕西白河县卡子镇洪荣村人,他是自己到矿井来“寻死”的。

几天后,警方验尸报告显示,郭能华死于中毒,在其肠胃内发现剧毒的氰化物。

“药是郭能华自己吃的。”按照盛才军的交代,下井前,郭能华吃了配制好的“感冒药”,吃这种药不会死人,可以在井下昏迷十多个小时。按照盛才军的供述,郭能华是自愿以此办法吃药后昏迷,盛才军和陈旭刚等人冒充郭的家属,去骗矿上的赔偿金。在郭能华下井前,盛才军嘱咐他,要他自称是陈旭刚的弟弟陈旭松。陈旭刚手上刚好有其弟弟陈旭松的户口本,两人年龄相仿,以此行骗。

另一个背景是,盛才军和陈旭刚同为湖北老乡,他们和郭能华,三人以兄弟相称,事发之前某晚,陈旭刚和郭能华还在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。后来到煤矿索要赔偿的陈旭刚,手上拿的那张照片,正是当日的合影。

在矿上临分手时,盛才军嘱咐郭能华,“下井后半个小时,就把药吃了。”而为了证实吃该药不会死人,盛才军还当着郭能华的面吃了一颗。果然,昏迷了一会儿就没事了。

中了圈套

郭能华不知道,在他欲到矿上骗赔偿金之前,自己已被下了套

事实上,郭能华也只是一个棋子。大哥郭能斌记得,8月底,弟弟郭能华回来相了一次亲。但姑娘嫌弃郭能华没有什么“经济基础”,两人未成。

郭能华回到鲁山继续找煤矿打工。“老弟,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个女人”。盛才军一个劲儿安慰他,并真给郭能华介绍了一名女子。9月10日晚上,该女子和郭能华去梁洼镇上的旅社开房。正在两人激情之时,一个名叫李全喜的人,带着几个人破门而入,将郭能华和女人打了一顿。

此前,李全喜和郭能华在鲁山劳务市场一起找工作时认识,之后,李又将郭能华介绍给了盛。

盛才军回忆,他当时也挨了一顿打,他听到李全喜骂到,“你介绍我老婆跟他玩,害老子戴绿帽子,也不是好东西。”

盛才军后来得知,郭能华自觉理亏,主动提出赔偿5万元钱,算是精神损失费。

手头拮据的郭能华拿不出5万元钱,正在焦急之时,盛才军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“有一种药,装在感冒胶囊里,像感冒药,吃了会昏迷,可以以此到煤矿骗钱。”就这样,按照盛才军的安排,9月13日,郭能华带着药下井了。

幕后老大

郭能华本想昏迷,结果却死了,致命的是他吃下的那种特制药

盛才军所称只是“致昏不致死”的药,郭能华吃下后,怎么死了?

一个事实是,郭能华吃的药,正是向他索要精神损失费的李全喜调配的。曾见过配药过程的盛才军记得,药的主要成分是普鲁卡因和氯丙嗪,还有一种不知名的白色粉末,混合后在锅里炒一下,然后装进胶囊。

这个药在井上吃,昏迷一会儿就没事了,但是在井下吃,闻到井下放炮的气味和井下的一种气体,就会口吐白沫死亡,让别人以为是得“羊羔疯”死的。

盛才军说,他自己也当过这种药的“试药人”。今年6月一天,盛才军、李全喜、黄章林三人坐上一辆从宝丰县去郑州的客车。到漯河的时候,盛才军吃了4颗药,随即昏迷。6小时后,盛才军醒来发现,自己躺在路边,李、黄两人不知去向。

事后,盛才军才知道,他昏迷后,李、黄告诉司机,他有高血压,客车车窗紧闭不通风,导致发病。最后,司机给了4000元钱,让他们送盛才军去医院抢救。

盛才军被警方控制后,到事发煤矿介绍当时情况

系列毒杀

盛才军称,他自己也不过是整个连环骗局中的一个棋子

李全喜掌控的不单单是一剂药,吃了特制药中毒身亡的,也不止郭能华一个。去年12月,同样死在顺发煤矿井下的“盛才国”,也是如此。

根据盛才军的说法,2006年12月10日,他和老乡李全喜、乐昌平哄骗老乡明平兵服下配制的毒药,将其毒死在井下,然后假称死者是其弟弟盛才国,乐昌平冒充死者姐夫,从顺发煤矿骗走5.9万元。

还有第三起。今年6月8日,盛才军、李全喜、赵祖亿将一个50岁的农民工,骗到河南临颍县大庄煤矿,用同样的方法将其毒死在井下,然后假报死者是赵祖亿的弟弟赵祖恩,三人再伙同另两人冒充其他家属,骗走该矿6万余元。

按照盛才军所供述的情况,三起投毒杀人冒充家属骗钱案中,死者都是自愿服药的。“郭能华自愿服药是想骗钱,还李全喜5万元精神损失费;明平兵是买了新房,想赚钱还房款,赵祖恩也是为了赚钱。”参与办案的刑警郭鲁可说。

盛才军称,他自己也不过是整个连环骗局中李全喜的一个棋子。他供述,药一般是由李全喜和他的同伴黄章林、阮家顶等人配制,他主要负责找人冒充死者家属,然后骗钱。“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,他们就打我。”盛才军说,李全喜等人曾在陕西用类似手法作案多起。

在盛才军看来,李全喜有很多奇怪的举动,比如,经常装扮成女人;身为湖北人,平时却爱讲河南话;明明自己叫李全喜,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“王全喜”。

截至12月5日,李全喜、黄章林和阮家顶3人仍在逃。

■新闻背景

用工管理有盲点 小煤矿成“盲井”

11月27日,将郭能华招到顺发煤矿的班长黄国民已经被辞退了,原因是其私自招收工人。私自招人的煤矿不止顺发煤矿一家。

大庄煤矿的班长吕小军,是当初把“赵祖恩”招到矿上的负责人。在吕小军的记工本上,“赵祖恩”和赵祖亿的姓名分别被登记为“昭周恩”和“赵意”。

刑警郭鲁可也发现,这些出事的小煤矿,用工流动性很大,今天招几个人,几天后活干完了,人就得走。正因如此,矿上很少对工人详细登记。而“赵祖恩”被毒死后,冒充其家属的三个人的身份,也无人查证。

刑警程广伟介绍,三起投毒杀人冒充家属骗钱案,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矿方用工时不知道工人的真实身份。 据《新京报》

电影《盲井》剧情

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,他们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,将其害死在矿井下,并制造事故假象,再冒充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赔。他们一次次得手,但在一个少年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,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,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,最后相互残杀死在深深的矿井下。